

当代夜郎人

安顺地区文联 编

主编 周青明



贵州民族出版社

安顺地区文联 编

当代夜郎人

● 主编 周青明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新登字(90)04号

责任编辑:元 华

封面设计:石俊生

当代夜郎人

安顺地区文联编

周青明 主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贵阳图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25 字数:357 千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200 册

书号:ISBN7-5412-0519-2/I·181 定价:14.88 元

前 言

周 青 明

《当代夜郎人》书稿的最后一篇文章编完，我大大地嘘了一口气，象一个负重的挑夫，长途跋涉，很累了才放下担子一样，浑身感到无比的轻松。

《当代夜郎人》，是《黔中大趋势》系列丛书的第三本，也是最后一本，第二本叫《为了这片贫瘠的土地》。算了一下，三本书，连序和前言加在一起，总计 113 篇文章，100 余万字，基本上达到了预想的目的。

策划编写这套丛书的时间是 1987 年，最早的倡议者是现任安顺市人大办公室副主任的侯泽鸿君，侯君是我的老友，热爱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他当时的工作单位是安顺市经济委员会，经常跑基层，对工矿企业的情况非常熟悉。由他提供线索，我们俩人合作采写了几篇报告文学给省里的刊物发表后，一天，他对我说：“青明，我们这样写一篇发表一篇，发表了就算完了，意思不大，如果我们多写一点，把它们集中在一起，编成一本书，作用就大得多了。改革开放这几年，安顺市涌现的新事物、新人物不少，搜集拢来，编一本书不成问题。”

侯君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

解放后的长时间中，由于“左”的路线占了上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生产力受到极大的抑制和破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过去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路线，生产力得到解放，人民生活才慢慢得到改善，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安顺地区同全国一样，出现了不少新事物，创造了不少新奇迹。一个普普通通的苗家妇女，漂洋过海，在美国，在加拿大表演安顺少数民族古老的蜡画蜡染艺术，轰动了半个地球。土得不能再土，过去被斥之为搞封建迷信活动的安顺农村地戏班子，也居然坐上飞机远征欧洲，在巴黎艺术中心上演后，又进入马德里的皇家舞台。一个深山里的农民，进城不久就当上了企业家、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一个貌不惊人的缝纫女工，把一座工厂办得有声有色，赢得国家领导人的称赞还不算，还要到外国去办展览，潇洒走一回……风流人物数不胜数，这段历史，值得歌颂，值得大书特书。

几经酝酿，我决定采纳侯君的建议，组织作者，深入生活，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将这段历史记载下来。我的设想和策划，得到文联领导的支持，1988年春天，我以文联的名义，给地委和行署领导写了请示报告。秋天，新上任的地委副书记兼行署专员张明义同志批准了这个报告，并欣然同意当我们这套丛书的顾问。张明义同志拨给我们少量开办费之后，指示我们：这套丛书的编写，是为社会做好事，为大家做好事。大家的事情大家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遵照张明义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拟定的方针是：歌时代、赞改革、记历史，为创业者树碑立传，为弄潮儿扬鞭策马。与此同时，宣传安顺。这是选题取材的标准。符合这个标准又有经济能力的单位，文章写出来之后，给适当赞助；符合标准但无经济能力的单位，则分文不取。不符合标准的，给再多的钱，我们也不写。

方针既定，立即开始操作，但工作难度之大，超过我们原来的设想。一篇文章有时采写的工作量只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时间和精力要花在“公关”上，要多跑许多路，多费许多口舌给人家作宣传解释，一些文学界的朋友也不理解，说我们搞的是“短线产品”，是浪费精力，是“为有钱人吹喇叭，抬轿子。”某县一位年轻气盛的七品官儿，还当面指责我们是“多此一举”。第一集编完送出版社不

久，我已年届 60，该退休了，这是事前没有想到的。这离我预定的目标——三本书，一百万字还远得很呢。我的人生信条是：办什么事，不办则已，办就要善始善终。怎么办呢，想来想去，只好厚着脸皮，给地委领导写信，以身体尚好和党外人士（1990 年中央某个文件中提到：党外人士的任职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两条理由，要求多于几年，把这套丛书编完，同样内容的信，我还给兼有作家身份的老朋友，当时的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长龙志毅同志写了一封。志毅同志不愧为作家，他理解我的苦衷，将我的信批转给我们的地委书记，我才得到恩准继续坚守岗位，把编写丛书的工作继续下去。我振作精神，在文友们的支持下，日夜奔忙，加快编写速度。1991 年 8 月第一本《黔中大趋势》在安顺首发，1992 年 10 月第二本《为了这片贫瘠的土地》相继问世。1993 年 8 月，第三本《当代夜郎人》的采写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着的时候，我们地区文联由地委下文换届，我这个原来的副主席兼《安顺文艺》主编靠边了，地委组织部关于我的退休通知也同时送到文联党组，好在我们新的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为人宽厚，不叫我马上离开，反而对我说：“不管退休不退休，编书的事你照搞不误。”人都是有自尊心的，不在岗了，你还去单位，人家不给你白眼，自己心头也不舒服。而且名不正则言不顺，工作越来越难了。但是，为了善始善终完成这套丛书，我强颜欢笑，咬着牙四处奔走、写作、组稿、公关……这时，我似乎明白阿 Q 为什么临死前还要“使尽平生的力画圆圈”了。我的所谓善始善终，同阿 Q 没有多少区别，也是在“使尽平生的力画圆圈”。我视为神圣且费尽心血受尽屈辱编出来的这套丛书，在许多人的眼里，不过是阿 Q 笔下那个“画成瓜子模样”的圆圈罢了。

三本书终于出齐了，是非得失让上帝（读者）和时间来评说吧！作为主编，我要向 6 年多年一直参与这三本书的编务，最先与我携手合作的侯泽鸿、罗吉万、张景、张顺琼同志表示感谢！向先后参与这三本书采写，付出心血和汗水的 71 位文友表示感谢，向支持、关

怀这三本书出版的张明义、陶俊林、章士元和地委、行署的其他领导表示感谢,向这三本书中的主人公们及有关的 100 多个单位的全体同志表示感谢,向出版社的领导、总编、责编以及封面设计、装帧设计的朋友和印刷厂的工人师傅表示感谢!

再见了,同志们,朋友们!

1994.9.9. 于安顺金钟山下

目 录

前 言	周青明(1)
唱一曲高山流水	
——记开阳县民委主任黎明武	
..... 班全清 周青明 王 华 张顺琼	(1)
一方水土一方人	程 鹏(19)
科学与浪漫的交响曲	
——安顺地区运管事业在改革大潮中崛起	
..... 周青明	(33)
运管战线上的“红辣椒”	
——记息烽运输管理所所长杨素芬	张顺琼(51)
光明的使者	
——献给安顺供电局全体职工	
..... 史炳林 蒋志远 吴晓芸	(67)
峡谷盗火	怡 然 陶 然(72)
山路弯弯	
——记修文县乡镇企业的发展	陆 丁(78)
时代的弄潮人	
——记安顺市进京发布新闻	陈志明(92)
苏醒的大山	
——记开阳县高寨苗族布依族乡的两年突变	
..... 周青明	(100)

- 群众贴心的好公仆…………… 张顺琼(108)
- 新局长到来之后
- 记改革开放新浪潮中的安顺地区林业局
- …………… 绿 野(125)
- 色雅清香安顺茶…………… 候泽鸿(141)
- 直挂云帆济沧海
- 修文油脂化工厂创业纪实…………… 凡 夫(153)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安顺农业学校校长周荣升写实
- …………… 朱 琰 谢贵宁(166)
- 晚霞同朝霞一样辉煌
- 献给安顺市兴安城市信用社和它的创办者们
- …………… 周青明 张顺琼(180)
- 黔菜名师滕文祥…………… 周 颖(196)
- 当代华佗…………… 王文远(209)
- 普定有个“活仙姑”…………… 张顺琼(220)
- 情系乡民
- 记农民企业家滕传国…………… 金玉芬(234)
- 重塑“金鳖”
- 献给平坝建材厂的奋斗者…………… 薛 奎 李淑敏(248)
- 夜郎是个梦
- 记安顺虹山宾馆总经理鲁仁贤
- …………… 何 刚 杨有维(260)
- 刮目相看安化人
- 安顺化肥厂厂长周建中纪实…………… 杨有维 纪 良(274)
- 希望,在广袤的土地上延伸 …… 王家鸿 张德昌 伍 锋(283)
- 奉献,不给你说
- 记开阳县财政局长秦朝明…………… 刘邦举(298)

欲穷千里目

——记安顺市建筑设计所……………李淑敏(305)

走出“沼泽地”

——开阳县计划生育工作掠影……………赵宽宏 刘毅(311)

不安份的改革者

——记安顺市川剧团团长程中文……………张顺琼(324)

希望在2000年

——普定移民大特写……………何刚(337)

PICC——保险没问题……………陈新国(350)

在希望的田野上

——记前进中的安顺地区农科所………谢宁贵 朱琰(362)

来自红岩碑下的报告

——关岭断桥早熟蔬菜巡礼……………罗吉红(377)

走出亚洲 志在全球

——记平坝酒厂厂长陈先润……………刘树平(387)

愿这一支花开得更加鲜艳

——记安顺市东街办事处的新崛起……………金玉芬(400)

从庄稼汉到教育家

——记普定余官村中医学校校长杨政芳……………丁杰(415)

黄磷梦……………张蕾(428)

统计教育百花园中的一株奇葩

——记安顺地区统计函授工作站……………撒足书(432)

偏僻山区的声屏之歌

——关岭自治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纪实……………严忠国(439)

唱一曲高山流水

——记开阳县民委主任黎明武

班全清 周青明 王 华 张顺琼

题 解

古诗云：“不言歌者苦，但伤知音稀。”《增广贤文》也说：“朋友遍天下，知音有几人？”人生自古以来，都是知音难得。

高山流水是一支古曲名，许多古籍均有记载。其中最具体最生动的是明人冯梦龙编著的《警世通言》首篇《俞伯牙摔琴谢知音》，说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籍贯楚国郢都（今湖北宜昌）身在晋国任上大夫的俞伯牙某次出使楚国，公事完毕，乘船回家“省视乡里”。中秋之夜，遇雨，船泊汉阳江口一山崖下，无聊弹琴。琴声引来了在山崖上躲雨的樵夫钟子期。开始，俞大夫有点瞧不起这个打柴人。交谈中发现他音乐知识极其丰富，就想进一步考他，说：“我现在再弹一曲，你能从琴中听出我在想什么吗？”樵夫表示可以一试。“伯牙将断弦重整，沉思半晌，其意在于高山，抚琴一弄。樵夫赞道：‘美哉洋洋乎，大人之意，在高山也。’伯牙不答，又凝神一会，将琴再鼓，其意在于流水。樵夫又赞道：‘美哉汤汤乎！志在流水’。只两句道出了伯牙的心事。伯牙大惊，推琴而起……”两人在船上结为异姓兄弟，约定明年再相会。第二年伯牙按时赴约，子期却因刻苦攻读辛劳成疾而早逝了。坟就埋在上一年两人相识的江边崖上。子期临终遗言是“与晋大夫俞伯牙有约，欲践前言耳。”伯牙到子期坟前哭拜一番后，取琴再弹了一曲吊子期的短歌：

忆昔去年春，江边曾会君，今日重来访，不见知音人，但见一抔土，惨然伤我心。

……此曲终兮不复弹，三尺瑶琴为君死。

弹毕，伯牙在子期坟前将琴摔碎。

可以说高山流水是一曲歌颂友谊、歌颂知音的千古绝唱！

黎明武是一位知音者。但不是个人友谊方面的，他是开阳县各兄弟民族的知音，这个定论是我们采访组开阳之行得到的共识。因而给这篇文章取了这个题名。由于是一种共识，是否有拔高之嫌也再所不计了。话说回来，各兄弟民族的知音，黎明武仅是一个代表。应该说，所有从事民族事务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是各兄弟民族的知音。就是本文将写到的许多事例，也不全是黎明武一个人的功劳。其中也渗透着开阳县民委的其他同志甚至包括省、地民委中某些同志的心血和贡献。

8000 亩油桐与 1000 亩西瓜

汉族过大年是农历正月十五。布依族过的是正月十四，但不叫大年，叫了年。了年这一天，按传统习惯，布依人都要打油团、玩表、唱盘歌……。

鸡年农历正月十四，我们一行要去开阳的布乡苗寨采访，县民委主任黎明武同志，头天刚为在首都工作的儿子媳妇操办完婚事，一些远道而来的内亲内戚还在他家里住着，许多善后事宜也需要他安排处理。但为了给我们当向导，他顾不得这一切，同老伴咕噜了几句，拿上笔记本，就同我们一道钻进了越野车。

越野车在弯弯曲曲坑坑洼洼的山道上颠簸着、喘息着。缓缓向大山深处驶去。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禾丰。禾者，禾苗也；丰者，丰收也。这是一个含着希望企盼的好名字。禾丰布依族苗族乡座落在苗岭山

脉黔中地带的河谷中。一条名叫清河(河水也很清亮、无污染)的小河从谷中穿过。清河两岸栖居着三千多户勤劳朴实的各族山民。

我们到禾丰的时候正碰上赶场。场坝就是通往乡政府所在地的沙石公路。春阳高照，公路上赶场人熙来攘往，穿流不息。有抱着大红公鸡的苗家妇女，有守着一篮篮鸡蛋，一袋袋杂粮或洋芋的布依姑娘，几个分不清民族的汉子敞胸亮怀地坐在小摊上划拳喝酒，“五魁”“八马”的吆喝声山鸣谷应。

我们的越野车有力无处使，在人流中慢慢移动，用了好长时间才挤出场坝范围，停在乡政府门前的冬青树下。

接待我们的是乡党委书记黄凤辉和乡长姚家洪。两人都很年轻；书记34岁；乡长刚满30；书记穿茄克，乡长穿西装，风度翩翩，谈吐潇洒，哪里还有半点儿五六十年代农村干部那种拘谨、木讷的影子？进一步了解才知道；九十年代的乡干部不光是穿着打扮与五六十年代的乡干部不同，文化结构也是今非昔比。五六十年代的乡干部，多是“土改根子”提拔上来的，文盲占多数；少部份是识字班的毕业生。目前的两位都是大专生。全乡五个干部，有三个受过高等教育，两个中学毕业。

书记调来不久，由乡长向我们介绍情况。这位上唇留一小撮仁丹胡子的乡长，对本乡乡情了如指掌；全乡占地面积、人口、户数、村民组、民族分布、耕地、山林、粮食产量、人均收入、海拔高度、年平均气温、降雨量、无霜期多少、土壤结构、粮种结构、经济作物、副业、蔬菜，他一概说得头头是道。对本乡经济发展从远景规划到近期目标，他肚子里都有一张蓝图。

话题转到山区开发，姚乡长站起来给我们每个人的茶杯里续上开水，指着黎明武同志：“这就要感谢我们县民委的黎主任罗！就拿我们乡近两年大面积栽种油桐来说，大半功劳就应该归于县民委黎主任。”

老黎谦逊地说：“姚乡长不能这样讲，主要还是乡党委领导有

方，群众生产热情高涨嘛！”

“哪样领导有方有哟，”姚乡长继续说：“不是你黎主任来指点迷津，我们咋知道朝这个方面努力？不是你黎主任领我们去镇宁六马考察，我们也难下这个决心。不是县工委拿出一万块钱从六马买来油桐种籽，我们又拿些哪样来种呢？”

接着，姚乡长介绍他们大种油桐的历史背景。“我们禾丰乡田少土多，田不错，大坝子，一碗泥巴一碗饭，大小季加起来平均亩产一千四百斤，土不行，都是坡土。随着人口发展，荒开得多，自然值被遭到破坏。水土流严重，耕地越种越瘦，收成越来越少。乡党委号召农民将一部份坡土退耕还林，种松树、杉树。由于措施不得力，加上这种用材林周期长，见效慢，农民不大喜欢，喊了两三年，效果不大，去年春天，黎主任来禾丰，同我们一起探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又提起这个问题，黎主任说：‘用材林不行就种油桐、种果树嘛！’真是一句话点醒了梦中人！

“紧接着，黎主任又和我们一起分析自然条件：禾丰海拔 930 米，属综合性土壤，无霜期在 270 天以上，年平均气温在摄氏 13 度至 15 度。很适合油桐的生长和发育，种油桐三年挂果，见效快，又有利于水土保持，在幼树期间，还可套种一些其他作物。而且，禾丰历来就有种油桐的习惯。历史上产量最高时曾经年产 50 万斤桐籽，可惜五八年大炼钢铁，油桐遭了浩劫，八十年代初，土地承包到户之后，农民怕政策变，又偷偷砍了一批，所以现在所剩无几了。

“乡党委决定大面积恢复油桐种植。具体怎么搞：黎主任建议我们先到镇宁六马去看看，取点经。因为六马桐油全国有名。世界吃香。

“这样好的建议，我们当然采纳。黎主任很高兴，立即用他的车，亲自带着我和供销社主任和一个村干部直奔镇宁六马，从我们禾丰到镇宁六马，单边 250 公里，来回 500 公里，黎主任年过半百，人又生得单精。可他自始至终精神勃勃，找人、联系、向人家介绍我

们几个人的情况和考察目的，他自己还要亲自记笔记。

“三月份六马考察回来，向群众宣传，四月份县民委用一万元在六马给我们买了一万斤油桐籽就运到了禾丰，黎主任的精神感动了广大群众，不到三天种籽全部分发完毕。半个月功夫，全乡6000亩油桐全部栽完。经过实地检查，成活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且长势良好。可以说，六马油桐在我们禾丰安了家。今年我们准备再种两千亩，总数达到8000亩。保守一点算，8000亩油桐三年挂果之后，年产100万斤没有问题。100万斤桐籽价值100万元，单这一项全乡人均收入就可增加一百元。

姚乡长介绍的内容很多，但是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这8000亩油桐。

老黎到民委以前，当过县报编辑，当过教育局长。平常喜欢舞文弄墨，在报纸上发表点通讯报导一类的文章。因此，说话总带着三分文气。姚乡长的介绍结束后，他说：“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地理种种因素，长期习惯于小农生产方式，看不到外面的世界，跟不上时代潮流。我们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就要为这些山里人想法子、出点子、找票子，让他们富起来，跟上历史的车轮。在发展民族地区经济方面，要因地制宜，不能搞一个模式。禾丰种油桐，龙广地势低一些，气候热一些，就帮助他们发展西瓜，而峭上就不能种西瓜，要种柑桔、桃子……”

开阳产西瓜，笔者感到新鲜，就请老黎讲慢一点，详细一点。原来，前年在老黎的牵线搭桥帮助下，请了浙江技术人员，从河南买来西瓜种，在龙广民族村试种55亩。那些种西瓜的人家多的一年收入四、五千，少的也在五百元以上。许多人家因种西瓜用上了电视机和洗衣机。去年那里修凤凰桥，群众集资15000元，多数来自种西瓜的效益。因为尝到甜头，龙广西瓜今年决定发展为1000亩。

救命沟与幸福泪

姚乡长的情况介绍整整三个小时。他还意犹未尽，说是眼见为实，要带我们去看一桩黎主任帮助少数民族办好事的实绩——王车大沟。尽管时间已是下午四点，我们还是欣然跟他上了去王车的乡村公路。

吉普车在崎岖而坎坷的小路上突突突地哼叫着，爬了一个山头，又是一个山头。汽车终于在一山弯处停住了。下车后，姚乡长和老黎带着我们沿着田埂地坎继续爬山。爬了大约十来分钟，一条水泥砂浆筑成的银灰色的引水渠出现在我们面前。姚乡长不无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今天特意领你们来看的王车大沟！请注意，这里海拔高度是1230米。整整比我们乡政府所在地高了300米。”

登上光生整洁的沟埂，放眼望去，大沟就象一条矫妖的银龙，在丛山峻岭间盘旋缠绕，前不见头，后不见尾。我们不由在心里赞叹：这真是名符其实的高山流水啊！

沿着沟埂慢慢向前走，姚乡长继续向我们介绍情况。他说这条沟全长11.4公里，源头在贵阳市乌当区新场乡的烛蜡寨。灌溉面积1336亩，王车村9个村民组个个受益。未修沟前，王车的耕地全部是望天落雨，广种薄收。解放后靠人民政府，每年吃国家回销粮和救济粮都在15万斤以上。90年大沟竣工后，王车的望天田全部变成了饱水田，还新搞了土变田123亩，现在全村人均口粮680多斤，不光不再要国家回销救济，倒过来每年都要向国家作贡献了。

说到这里，姚乡长带我们离开大沟，向寨子走去。他要找村干部给我们作更具体的介绍。

在一栋后有竹林前香樟的木架瓦房前。刚从山上劳动回来的村支书陈明清接待了我们。这位不惑之年的布依汉子说话很风趣：

不晓得是哪个挨造的祖先，选择这个鬼地方安家落户。常言

说，山高水高，我们这里偏偏是山高水低。我们这里叫王车大山，山脚有一条河叫王车河。王车大山的人就是喝不上王车河的水。为什么呢？高低距离太远了。远到什么程度呢？拿修沟那阵来说吧，山上没有砂子拌水呢，用的砂得到河沟里去挑。棒劳力一天勉强可以挑上来两挑，弱点的挑一挑就是一天到黑。

从前，我们这里有这样一首民谣：

王车人生来命薄，
高山顶上来做窝。
河水日夜哗哗淌，
祖祖辈辈用不着。

祖祖辈辈用不着。祖祖辈都在做那个水爬坡的梦。五八年大跃进，这个梦做得最香。男女老少齐动手，千军万马修水利，源头也是现在的源头，沟也是这条沟。但是当时没有水泥，也缺乏技术指导。采取干打垒的方式，在山上挖出一条沟，有的地方用石头砌一砌，有的地方将就土沟，用木夯夯实就罢了。这样质量的沟不参漏才是怪事哩？劳民伤财大干了一个冬春，沟通水不通。11公里长的沟，那水放不到3公里就不见了。没有效益，大家当然就无心管理。牛踏马踩，雨水冲刷，几年后，不要说引水，连沟的痕迹都看不见了。年长日久，大家也习惯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上级会送来救济粮和回销粮。有社会主义和人民政府可以依赖，那个水爬坡的梦也就越来越淡了。

1988年，黎主任来我们村检查工作。瘦壳浪精一个老同志，不晓得精神会那样好。他要我陪着他，上坡下坎，把我们村9个村民组三千多亩耕地，一块一块全部走周。又问我当年修沟的位置在哪里，然后硬拉着我和他从“沟”尾出发，一直走二十多华里，走到“沟”头，走到贵阳市乌当区管辖的烛蜡寨，走到王车河的源头。看着那么大的股水白白从峡谷里流走，黎主任比我们还心痛，连说“可惜，真可惜！”回来的路上，黎主任对我说：“小陈呀，这条沟一定